

新经典文库

张小娴 著

再见野鼬鼠

爱人是很卑微的，很卑微的，如果对方不爱你的话。
爱情本来就是含笑饮毒酒。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再见野鼬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野鼬鼠 / 张小娴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4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201-04456-7

I. 再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935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04-70

本书经明心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, 非经书面
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。

再见野鼬鼠

作 者	张小娴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
责任编辑	陈云梅 陈可轶 特邀校对 汪 蕾
装帧设计	严 冬 内文制作 白雪艳
出 版 人	刘晓津
出版发行	天津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(300051)
网 址	http://www.tjrm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00mm 1/32
印 张	7 字 数 90 千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201-04456-7
定 价	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

第一章

三十三罐空气

1

第二章

七十个夏天

69

第三章

含笑饮毒酒

147

第四章

天使的头发

203



第一章
三十三罐空气

十九世纪犯罪学家 Cesare Lombroso 专门研究监狱里罪犯的头骨。他发现三分之一的罪犯的头骨有相同的特征，这些特征包括：

一、脸孔大。跟头骨、颈项和躯体比较，脸部占的比例很大。

二、前额窄。

三、耳朵特别大或特别小。

四、眉毛乱，两眉之间距离狭窄。

五、颧骨突出。

六、鼻子向上翘起，可以看到鼻孔。

七、胡须少。

八、头发凌乱。

拥有以上几种面相的人，是天生犯罪者。我不知道我爸爸是不是属于这类人。八个特征里头，他拥有六个，只有两个特征不符合。他的眉毛不乱，两眉之间的距离不算狭窄，颧骨也不算突出。他年轻时也算是个美男子，今年五十三岁，不知道为什么愈老愈猥琐。非常不幸，我长得像他，是他年轻时的女装版本，与他稍微不同的地方是我的脸不算大，鼻子没有





向上翘，看不见鼻孔。我们的一双大耳朵最相似。

凌晨两点钟，我接到警察局打来的电话，请我去保释邱国——我的爸爸。

我在两点二十二分到达警察局。我告诉值班警员我来保释邱国，他领我到报案室后面的房间。我爸爸垂头丧气坐在那里，一个庸脂俗粉、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坐在他对面，左边脸肿起，嘴角有血丝。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警员问我。

“我是他的女儿。”

警员抬头望我的目光，是我见过的最鄙视的目光。

“他殴打这个女人。”警员说。

我狠狠地望着我爸爸，这个五十三岁的天生爱情罪犯的头垂得更低，不敢望我。

那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要求警察送她到医院验伤。我付了保释金，手续办了三十分钟，终于可以离开了。我们离开警察局时，一辆救护车刚刚驶进来。

从警察局出来，爸爸立即轻松了不少，用脚把地上一个活乳酸菌饮品的胶瓶踢到马路对面。

“那个女人——”他试图向我解释。

“我不要听！”我双手掩着耳朵。

“刚才吵醒你了？”

“我还没有睡呢！学校正在考试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那样风流快活吗？”

“你的成绩向来很好。”他讨好我。

这时，救护车从警察局出来，送那个女人去医院，我伸手拦住救护车。

“我们跟伤者认识的，可不可以陪她去？”我问司机。

司机回头望一望车上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瞄了我爸爸一眼，没有反对。

“好吧！”司机说。

我和爸爸上车，那个女人就坐在我们对面。不用我爸爸解释，我已经猜到这是一宗令家里蒙羞的男女纠纷。爸爸经常有不同的女伴，年轻时如是，老了也如是。以前有过女人



闯进我家，这次闹到警察局，我并不感到意外。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白金戒指，那不是他的结婚戒指，大概是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盟约吧。他老来一事无成，因为他天生是来恋爱的。

救护车很快到了医院，下车后，我拉着爸爸离开。

“不是要陪她到医院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谁说的？我只是想坐顺风车。”

我家就在这家公立医院附近，可以省下一笔车费。

“亏你想得到！我还是头一次坐救护车回家。我一向赞你聪明。”

他又在讨好我。

我爸爸最擅长的便是说甜言蜜语，我妈妈大概是这样被他骗回来的。后来，甜言蜜语不管用了，他们在我十四岁那一年离婚。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常常以为明天会更好，所以没有储蓄的习惯，经常不名一文。他为我起名欢儿，是希望我也能感染一点欢乐的气氛，可惜我姓邱。

我整夜没有睡，那些笔记好像读不进去。我决定先放下笔记，睡两小时恢复元气。临睡前，我唤醒妹妹乐儿上学。她今年读中二，她对读书好像兴趣不大，其实应该说，她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。

到了下午，我回学校去考试。考试结束之后，我在走廊里碰到胡铁汉。

“别忘了这个周末见面。”他说。

胡铁汉、朱梦梦、余得人、区晓觉和我，从小学四年级开始，直到中学，都是同班，感情十分要好。

胡铁汉长得很帅，他爸爸是警察，他为人也很有正义感。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电视节目里担任小主持，成了童星。

中四那一年，朱梦梦去了加拿大念书。

三年前她回来了，我们又经常见面。

周末的聚会在朱梦梦干德道两千八百平方的家里举行。梦梦家里在南北行拥有几间海味



店。她妈妈是南北行最时髦的女人。

“欢儿，你来了？你是第一个到的。”朱梦梦在门口迎接我。

“这是你妈妈和你要的东西。”我把两大袋护肤品放在桌子上，说：“有六瓶洗面奶、三瓶爽肤水……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总共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六百零二块钱。”

“这么便宜？你的传销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

“我真佩服你，这份工作我可做不来，我最怕向人推销。”

“生活逼人嘛！”我笑着说。

我是在两年前开始当上一种美国护肤品和健康食品的传销商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三份补习的工作，加起来每个月可以赚到八千元。这八千元，是替区晓觉还债的。为了他，负债也是一种快乐。

中二那一年，我们同级十个同学一起到大

浪西湾露营。早上出发时，天气已经不太好。我们到达大浪西湾时，天气突然变得很恶劣，雷电交加，大雨滂沱，很多地方浸水，树木倒塌，我们被困在一个沙滩上，帐篷不消五分钟便遭狂风卷走了。

我们走到附近一个小村落，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，四周漆黑一片，有好几间村屋荒芜了，没人居住，很可怕。我们来到一幢还有灯光的房子前拍门，一个男人来开门。

那个男人带我们到附近一幢破旧的房子过夜，而且要向我们收取两百元住宿费。

那是一幢没人住的房子，我们走进去，抬头一看，赫然发现屋顶上放着十具棺材。

“这几具棺材是我们村中的老人家的，他们习惯预先订做棺材。这十具棺材，只有一具有尸体。”

“尸体？”我们吓得尖叫。

“村中一位老人家今天晚上刚刚过世，天气这么恶劣，尸体运不出去，暂时放在这里。”那个男人说。



“还有没有别的房子？”有人问他。

“只有这一幢。”那个男人说。

我们几个吓得缩做一团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棺材，况且其中一具棺材里还躺着尸体。

“你们不喜欢的话，可以到外面去。”那个男人冷冷地说。

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就留在这里吧。”胡铁汉说。

那幢房子有一个阁楼，地下顶多只可以睡六个人，其余四个人要睡在阁楼，但阁楼最接近屋顶，屋顶上便是棺材，棺材就放在木架上。谁要是睡在阁楼，就是睡在棺材下面。

“哪一具棺材里有尸体？”余得人问那个男人。

“最左边的那一具。”男人说完便离开了。

“我们来抽签决定睡觉的位置。抽中骷髅骨头的要睡在阁楼，如果抽中两个骷髅骨头的，便要睡在有尸体的棺材下面，有没有人反对？”胡铁汉说。

这个时候，亏他还提议画骷髅骨头。

我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人有更好的提议。抽签开始，我祈祷千万不要抽中。结果，我抽中了两个骷髅骨头。

我坐在躺着尸体的棺材下面，抱着膝盖啜泣。

“我跟你交换。”区晓觉说。

“你不害怕吗？”

“你是女孩子嘛。”他爬过来跟我交换位置。

“晓觉，谢谢你。”

“睡吧，不要怕，很快便会天亮了。”他安慰我。

我睡在晓觉旁边，闭上眼睛不敢向上望，这一天晚上，不可能有一个人会睡得着。我从九岁认识晓觉，他从来不是众人之中最突出的一个，也好像没有什么主见。胡铁汉可不同，他长得高大好看，是天生的领导人物，我一直暗恋着胡铁汉，但那天晚上，他竟然躲在下面，完全没有想到跟我换个位置。



我看看睡在我旁边的晓觉，他用衣服把头盖住，整个人蜷曲起来，在被窝里发抖。

“晓觉，你是不是很害怕？”我拍拍他的背，说：“我睡不着，我们谈天好不好？”

他从被窝钻出头来，装着很镇定。

“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换位置？”我问他。

“除了胡铁汉，还有别的男孩子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晓觉望着我说。

原来我一直忽略了他。

因为喜欢我，所以虽然害怕得要命，晓觉也愿意跟我交换位置，睡在有尸体的棺材下面。我转脸望着晓觉，他望着我，我从来没有发现我们原来那么接近。

晓觉聪明而任性，如果有一种人，要很迟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晓觉便是这种人。他联考的成绩不好，考不上大学，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，突然发愤图强，参加伦敦的大学入学考试，拿了三个录取通知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录取他读会计学。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差不多要十五万。晓觉的家境不太好，

父母已退休，三个姐姐已出嫁，只有三姐的生活比较好。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不忍心看着他的希望落空，而且我相信只要有机会，他一定可以学成回来。晓觉的三姐答应替他负担一半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余下的一半，我向梦梦的妈妈借，然后按月摊还。还有一年，晓觉便会回来。我们付不起钱买机票，长途电话费昂贵，如果没有必要，也不会通电话，平时只靠书信来往，他每两个星期会寄一封信给我。他今年毕业，找到工作后，我也许可以买一张机票去探望他。

胡铁汉和余得人来到，余得人手上捧着两个四英尺高的美少女战士。

“送给你们的，美少女战士！每人一个，是新到货品。”

“这么幼稚的玩具，我才没有兴趣。”我说。

余得人的会考成绩不好，考不上预科，进了一家贸易公司当玩具买手。他这个人童心未